

联镖记

第一部
下

宫白羽 原著
宫以仁 改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联镖记

原著

宫以仁

改编

第一部

花山文艺出版社 ● 一九八九年·石家庄

联 鏢 记

第一部 (上下)

宫白羽 原著 宫以仁 改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6.125印张 337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

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5,000 定价: 6.50元

ISBN 7-80505-179-8/I·174

第十一回 亡命客款关求救

程玉英是个有决断的女人，一咬牙，伸手便来接小孩，提起宝剑。摩云鹏如何下得去？把手一格，猛然厉声说：“嫂嫂别错会意！咱们就死何必这么死？咱们先闯，拼给他们看！他们现在就这两个人，大拨的人还没来。走！”摩云鹏把铃哥托了一托，厚背刀一挥，准备夺路。

魏豪规定了夺路的路线，这一带疏林西边的一面，距着青纱帐前不远。相了相，青纱帐前有几行大树，青纱帐后黑影甚浓，又似距村不远。摩云鹏魏豪挟着必死的心，来寻生路；引程玉英穿林窥隙，仔细端详外面的形势。他先隐在树后看，又蹲在地上看；路线看清，又偷看外面人的动静。两个贼人起初是绕林狂骂，此时却骂声、脚步声顿住，暗器也不往林里打了。

魏豪揉了揉眼，看这四面黑乎乎的，并不见二贼的踪影。摩云鹏不敢冒失，忙又绕到东面，窥隙外觀，也不见二贼。这一来，魏豪又胆怯起来。贼人的诡计一变，竟不知两个东西隐藏在何处，暗地偷窥着自己了。

魏豪自恨忙中大意，不由搔头踌躇。起初奔入林中，是贼明我暗；现在要夺路出林，却是贼暗我明了。但是，事情已紧急万分，远远地已听见散漫的唿哨声，看光景，贼人的接应不久就要寻来。满盼望林外潜伏的二贼也应声打起唿哨

来，自己立刻听出二人藏身之处，便好躲避着往外闯；偏偏这二贼一声也不响，这举动更是可恶。

魏豪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候，哪敢耽误？在林中东探一头，西窥一头。无可奈何，被那远处的唢呐，声声催逼着，只得又引着程氏，溜到西面林边。西面林边依然悄静。青纱帐前，那疏疏落落的几行大树，被雨打得簌簌发响。魏豪算计着夺路出林，应该一口气奔到大树下，再径蹿入青纱帐里，然后再一步、一步地往前闯。他盘算好了，把手中刀一挥，又探囊取出两只镖，低低地叫了声：“嫂嫂跟我走！”猛然间两个人一先一后，从林中奔突出来。

摩云鹏照旧在前，程玉英跟踪在后。摩云鹏才说得个“走”字，一纵身便往外蹿。陡然觉得离身旁不远处，一棵老柳树上，树叶刷啦一声微响，一条黑影如飞燕掠空，蹿落在平地上。身法轻灵，竟没有什么大响声。跟着又一挺身，把路拦住。

程玉英吃了一惊，不知不觉缩住身形，不敢往外蹿了。摩云鹏却已蹿出林外丈余远，也是吃了一惊。回头一看，程玉英竟没有跟上来，大为着急，失声叫道：“嫂嫂还不快来！”抖手一镖，照来人打去。来人哈哈大笑，急忙一蹿，一撮口唇，打了一个唢呐。从树林那一面，应声奔过来一条人影。哗啦一声，亮出七节鞭来。果然还是那两个贼人，却分两路，把魏豪、程氏的来路去路都截住了。

这二贼也是行家，见魏豪等奔入林中，一任破口恶骂，竟不答声。二贼料定魏豪未必敢跟他耗到天明，抓住机会还是要逃跑的。持刀的贼诡计多端，猜想魏豪不跑便罢，要跑只有两条道，一路是往回跑，一路必是奔西面，再钻高粱

地。因此二贼瞎骂了一阵，立刻由持刀的贼出主意，自己在青纱帐前埋伏下，却叫同伴持七节鞭，埋伏在来路上。果然把魏豪等又截住了。

这贼人闪过了魏豪的暗器。持刀的贼狂笑一声，叫道：“喂，朋友，你大概姓魏吧？魏朋友，你今夜钻入爷们摆下的天罗地网了，再想脱身，那是做梦！识趣的趁早把林家母子献出来，爷们念在江湖上的道义，原谅你各为其主，我们一定放你逃生。你再要东藏西躲，给姓林的老婆、孩子当奴才，妄想逃出爷们的手心。嘻嘻，朋友，你也估量着点！你也看看什么时候了？你再听听动静！”又一撮口唇，唿哨连响，与那远处连续吹来的唿哨声，遥为应答，果然贼人的接应打四面兜来，越来越近了。贼人的话并非是虚声恫吓。摩云鹏魏豪听了，越发惊惧，恨怒非常。

程玉英娘子尤其惊慌，不由失声叫道：“七弟，你顾不了我们了，你逃命去吧！”

摩云鹏魏豪腰背一挺，破口大骂：“无心的恶贼，以多为胜，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你还有脸在江湖上叫字号？太爷不错，姓魏，太爷就是狮子林的师弟摩云鹏魏豪七太爷！狗贼，太爷做的是救孤儿，拯烈妇，仗义全交。你们这群狗党干的是什么？赶尽杀绝，不过欺负的是孩子、堂客！你们但凡有点人心，就该放我们过去。我姓魏的把人家孤儿寡母安排好了，一定回来跟你算账。你小子可有种，你敢做人什么事吗？”

两个贼人狂笑不答，得意声里，刀鞭重举，早又猛扑过来。摩云鹏张目四顾，挥刀迎敌，大叫：“嫂嫂快闯过来。”

程玉英娘子于绝望中，掉下几滴感激的泪来。猛一想，还不拼命，等待何时？将四百两的银包投弃地上，把腰带一紧，又将脚下窄靴蹬一蹬，扬一扬手中的利剑，立刻叫道：七弟，我来了！万恶的贼，我娘俩跟你们有何冤何仇？我程玉英今天就死给你们，也落个全贞全节！狗强盗，我伯父铁掌黑鹰少不得找你狗贼算账！”突然飞身蹿出来，奔到魏豪那边，依旧是刀剑并举，和二贼拼命死斗。

摩云鹏估量敌情，知那使刀的贼武功矫健，是个劲敌；那使七节鞭的本领却不济。但在昏夜密雨中，他那七节鞭却不大好招架，怕程氏嫂嫂抵敌不了。摩云鹏只可抢先一步，挥刀先敌住持鞭的贼人，叫程玉英娘子对付那个使刀的贼人。二贼似已定下狡谋，程玉英是个正对头，二贼却刀鞭齐上，专攻魏豪一人。而且不攻正面，单掩击魏豪背后背着的小孩。

魏豪立刻识破贼人的诡计，双脚攒劲，不容敌到，先飞跃到仇敌面前。持鞭的贼才一抖兵刃，持刀的贼已然当先拦住了魏豪。魏豪恨一恨，将厚背刀一摆，照贼人心窝就刺。贼人忙挥刀招架。程玉英娘子紧紧跟在后面，挥剑卫护着爱子铃儿，双眸看定持鞭的贼，不容他夹攻一个人。登时双方捉对厮杀起来。

魏豪虽是拼命死斗，却又无心恋战。始终眼光注视着青纱帐，要伺隙逃亡。一面打，一面不住地警告：“嫂嫂留神！”是叫程氏留神机会。

程玉英连声应道：“晓得！”两个人相喻于无言，但仇敌也不用听，早已懂得。这两贼一边动手，一边一叠声地打唿哨，招呼接应之贼，横身挡住了二人。

摩云鹏刀法凶狠，岂不得杀死一个贼，便可乘机逃走。那持刀的贼招术狡猾，一味油斗，要跟摩云鹏耗时候，等接应贼人赶来合围。摩云鹏也早识得敌意，嗖地一连三刀，刀刀险毒。这贼人如风摆荷叶，左闪右闪，连躲开三刀。接着，骤然大怒，倏地一翻手腕，刀锋斜照魏豪的下盘扫来。未等魏豪招架，忽似旋风一转，转而又扑奔魏豪背后；——他背后背着铃哥。

程玉英叫了一声：“好恶贼！”狠狠地一剑，照贼人削去，贼人击刀自卫。黑夜中，七节鞭哗朗啦一响，抛开程氏，转向魏豪对面砸来。贼人的刀也趁势夹攻，照魏豪后心便扎。七师父魏豪一招走空，早攒劲蹿出一丈以外，立定脚跟回头看。

持刀的贼却又顺手一刀，照程玉英划去，七节鞭也趁空一收，哗啦一下，也向程玉英悠打过来，当的一声震响。程玉英失声“唉哟”了一声，闪刀架鞭，震动一蹿。

摩云鹏大惊，不要命地奔冲过来，厉声喝道：“看刀！”刀锋一闪，直向扬鞭的贼人扎下去。贼人回手掣鞭，魏豪挺身欺敌，用大鹏展翅，嗖地一刀，向敌手右肋斜削过去。这一刀厉害，贼人躲得稍迟，刀尖下扫，却划着右跨，贼人忍痛往旁一纵。魏豪忽觉脑后生风，他急忙缩项藏头，回身一刀，就劲脚下一蹬，也要往外蹿出去。哧溜一下，雨地泥滑，背人身重，不由己地踉跄斜栽出去。

贼人大喜，跃过来叫道：“也给你一下！”都只为背后累赘，魏豪十分本领减去了一半。摩云鹏一挺身，反手刀一架，很不得力，当啷一声响，自己的厚背刀竟被磕飞。贼人又复一刀，魏豪拼死命地往外又一蹿，被贼人刀锋一带，

登时臂血流离。

摩云鹏狂吼一声，把左手一扬，喊道：“打！”一缕寒星射出，不管打着打不着，自己趁势连连纵跃，逃出战斗场。只叫得一声，“嫂嫂快来！”钢刀已失，刷地一下，把林廷扬那口遗剑掣出，右手只一挥，左手掌也一张，分拂禾秆，没命地突入青纱帐里。

贼人扬声大笑道：“姓魏的，看你跑到哪里去？姓魏的真够朋友，再给太爷招呼招呼，钻高粱地的不是好野猫！”又叫骂道，“你就放开兔子腿也不行，白挣命！你小子钻到哪里，太爷也要把你掏出来。趁早把林家那个小兔蛋献出来！”立刻禾秆乱摇，跟着唰啦啦一阵乱响，青纱帐里跟踪闯进两条人影。

摩云鹏虽然狂奔，却不敢以背向敌，——怕伤了铃儿。他一味侧身往里钻，一霎时已钻入十数丈。猛回头，又不见程氏嫂嫂跟踪逃来，却听得贼人丑骂，真个是被追得走投无路，被骂得愤火中烧。摩云鹏咬牙切齿，想生平未受此辱，男子汉死就是死，眼见得不易逃脱，略缓了一口气，不由得复又翻身，意欲拼命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后面禾秆唰啦啦的，地上泥水扑嚓扑嚓的，黑影中，一个人磕磕绊绊奔逃过来——这自然是程氏嫂嫂。后面贼人紧追不舍，竟也追进青纱帐来。追来的贼人却只一个，想必是那另一个贼已经受了伤。摩云鹏吁一声，抡刀堵截。用剑一分禾秆，奋身一跃，也不管地上是泥是水，扑哧往下一落，却呼啦一声，整个身子滑倒。铃儿连摔带吓，失声狂号，连叫：“娘娘，娘娘！”小孩子有了事，就知道喊娘。

程玉英舍命狂奔，险些被贼截住。幸而到底闯进来，却叫贼人紧紧地缀上。一入青纱帐，两眼黑乎乎，不晓得魏豪背着铃儿钻到哪边去了，心中正在惶急。忽闻铃儿狂喊，吓了一跳，立刻寻声钻寻过来。

摩云鹏已腾身蹿来应援，滑倒跃起，相隔切近，已闻得程氏喘息。摩云鹏把嫂嫂让过来，贼人跟踪追到。摩云鹏手疾眼快，一声不响，从斜刺里，陡然探身挺剑，往前一刺。只承望一下出其不意，可以奏功脱险；哪想此贼真是劲敌，追得狂，却闪得更快，只恍惚见禾秆一摇，便留了神。魏豪的剑扎来，贼人陡然撤身，往旁一滑，只听稀哩哗啦，禾秆排山倒海地倒了一片，贼人已横躲到一边。跟着扑哧一声响，贼人似乎也已滑倒。

摩云鹏魏豪大喜，尚想挥剑上前，寻仇下手。不防贼人早把手一招，狂叫道：“好东西，看家伙！”摩云鹏急闪不迭，热辣辣的唇头上又挨了一下。后面禾秆唰啦唰啦又响起来，分明追进来第二个人。就在这时候，唢呐声又一叠声地吹起来。

摩云鹏、程玉英两个人登时不顾一切，磨头又跑。两个人力气已尽，只得最后挣扎，溜得一步算一步，踉踉跄跄又奔出去数丈，抓着禾稼，止步喘息。听后面禾秆拨动声，泥水迸溅声，居然隔得远些了。两个人晓得一阵瞎钻，或者已经逃出贼人的眼底。

摩云鹏暗暗地触了程氏一下，程玉英暗暗地摸了铃哥一把。只等得稍为缓过一口气来，两人这才轻轻地、悄悄地挪动。他们不敢乱撞，顺着地垄，扶着禾秆，一步步往外试探着溜。溜出不远，再倾耳听四面的动静。忽闻后面没响声

了，前面又唰唰啦啦地响，地面上也听见烂泥吧嚓的声音。两个人吓得不敢动，索性蹲下来屏息细听。

听了半晌，在雨声聒耳中，听不出什么动静来。这更令人可怕，准知道贼人埋伏所在，倒好防备；如今一点动静没有，正是说不定贼人是在身旁，还是在前面。程玉英娘子此时心胆俱裂，有求死不得的苦处。摩云鹏魏豪更是满腔焦急。铃儿小孩子赘手，程氏女人家赘脚，自己就有出众的本领，当此疲难之局，也要束手待毙。可是人生但有三分气在，又焉肯束手待毙？

魏豪踌躇着，忽然霹雳一声，天上响起一个焦雷，倏地数十道电光横空乱闪，照得旷野霎时间通明。魏豪也不禁一震，程氏娘子吓得一哆嗦，铃儿更大大吃了一惊。登时逃难的三个人倒有两个失声，喊了一声。只魏豪还镇得住，没有出声，却更加着慌。他急急地站起来，向程氏潜打招呼，旧地方势不可留，就该作速再往外逃。跟着又是一阵隆隆的雷声，又是一条条电光。电光过处，看见前面林木掩映，似乎有村舍，似乎就是柳树岗。摩云鹏立刻从青纱帐蹿出来，要横越小径，就往村岗上抢。

不想魏豪才从青纱帐蹿出来，侧面小径上一声暴喊，突然扑出好几条人影。魏豪心惊却并不慌——这本是意料中的事。急忙翻身退回，再回头向程氏急叫：“不好，贼都来了！”

叔嫂二人不敢径抢村岗，竟退入青纱帐，踏着烂泥，往斜刺里逃。田中土软，又泞又滑，而且步步陷脚。魏豪道：“不好！还得寻田中小道走。”

但是时不暇待，贼人奔寻声，唿哨声，声声惊人。贼人

既已望见魏、程二人的踪影，立刻合拢来，往一个地方追寻过来。前前后后足有五、六个人。不用说，贼人的接应已然来到了。

程玉英这一宵逃亡，越走越慢。只仗着深夜豪雨，一丈外都辨不清身形。贼人虽多，也很小心，叔嫂二人借此才得稍缓了一步。摩云鹏寻路，东闯一头，西奔一头，听见动静便退转，遇见阻碍又回身。他似热锅蚂蚁，盘旋了几遭，贼人的唿哨只是打圈跟着转。魏豪急得两眼怒睁，只是没办法脱险。他唉了一声，觉得这样逃法，累也累死了，逃却逃不出去。这时候雷声雨势越发惊人，震得人耳欲聋，浇得人身上滴水。魏豪猛然切齿道：“还是得闯！”

摩云鹏到底不弱，说一声走，首先蹿出青纱帐，一溜烟地抢上村岗。程玉英奋力跟过来，可是回头一看，在她背后，竟有一个贼人从旁边蹿出，看看也要抢上来。

摩云鹏急中生智，往村前紧蹿了两步，倏地一换步拧身，斜往旁边一纵，急又往下一塌身，潜伏在路侧。剑锋插在地上，一伸手，掏出两个飞蝗石子，赶紧觑准了贼人的来路。程氏身子塌着身子，努力奔逃过来，张眼四顾，找寻魏豪和铃儿。魏豪一声也不响，容得程氏蹿上土岗来，眨眼间头一个贼人箭似地追逼已到，刀尖一挺，再一蹿，便要扎程玉英。程玉英一回身挥剑，贼人略闪一闪，魏豪慢慢地探出身来。果然是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。摩云鹏一抖手，贼人猝然“哼”的一声，咕噎一滑，倒栽下岗去。

魏豪急忙又将身形一伏。只见程玉英回头怔了一怔，复又翻身往村内奔去。再看贼人，后面又跑过来两个。一见自己的人翻下岗来，一齐停步，抢问那个受伤倒地的同伴：

“怎么样？是滑倒了，还是受伤了？”

那受伤的贼人不待换，懒驴打滚爬起来，怒骂道：“姓魏的，我不宰了你，誓不为人！并肩子，快上！我叫这小子打了一暗器。他在黑影里闷着呢。快上，快上，先把这小子拾下来，好报仇！快着啊，怎么还怔着！”

这贼一叠声地催促，又连声打起唢哨来。贼人那两个同伴却不尽听他的话，挠着眼光先往土岗上看。土岗当前，不敢直闯，两个人倏然分开，往两边一展，打算从两面抄上去。气得受伤的贼骂不绝口，嫌两贼胆小。唢哨声中，青纱帐外，应声寻迹，又蹿出两条人影。跟着从小径上，扑嚓扑嚓跑来一个人。

贼人陆续地互相招呼着，扑奔高岗来。摩云鹏据住高岗，这第二个石子便不敢再发，眼见得贼人正在寻找，暗器又是打了一个少一个。摩云鹏忙转身躯，往后一溜，撤回来，又往左一蹿，直蹿出一丈来远，已觉着不易。然后伏身纵步，循着程氏嫂嫂的逃路，跟追下去。摩云鹏身法本来很快，虽然疲极，赶出去没多远，已望前面黑影，知道是嫂嫂。他不敢出声招呼，只微微地吹唇作响。

程玉英回头看了看，依然沿着村道直跑，越跑越慢，二目乱寻。魏豪努力追上去，前后距离还有一、两丈，立刻奋身一跃，到了程氏娘子背后。程玉英娘子一声不响，猛翻身，刷地就是一剑。幸亏魏豪早有戒心，急忙一闪身，撒步低叫：“嫂嫂，是我！”

程玉英止步收剑，喘息着说：“嘤，七弟是你！你怎么倒落在后头了？”

魏豪答道：“我藏在土岗后，略缓一缓追兵，给了他们

一石子。”

程玉英道：“哦，我说怎么找不着你！七弟，你说进了村就不要紧，进了村他们还追，怎么办？”回头看了看，忙说，“你说联庄会，联庄会在哪里？快找他们吧！你听那里直吹哨，他们又赶来了，咱快跑吧！”不等魏豪答话，程玉英拔腿便想跑。但是口说跑，心想跑，她实已不能跑。放眼一看，看见了村舍，又急急地说：“咱们先藏一藏吧！”

前面不远，就有一座大庄院，似是乡下富家的大宅子。这一回程氏娘子不知从哪里挣出来一股气力，虽则喘不成声，却向魏豪一点手，随即磨转身，奔那大庄院跑去。庄院高墙大门，门扇紧闭。程氏娘子扑到大门旁，两脚用力，一伏身，往墙头上便扒。竟未蹿过去，咕噔一声摔下来。急忙一偏脸，把手中剑抛开，幸而斜摔了一下，没有抢破脸，只弄了一身泥水。程玉英一翻身跃起来，摸着了剑，急插在背后。如垂死挣命似的，急退出数步，一叠腰，一垫步，嗖地复又一蹿，两只手扒住了墙头。但是壁滑墙湿，抓了两把泥，复又滑下来。费了很大气力，到底没有蹿过墙，跳进院。程玉英绝望地呻吟了一声。

摩云鹏惨叫一声，已晓得程氏要投入人家院内，避祸求救。连忙过来帮忙。哪知程玉英忽又变计，跑到那庄院大门前，用力把门一推。门扇掩着，内加双闩，下加门槛，纹丝推不动。程玉英猛伸双手，下死力，啪啪地一阵乱砸。用着破裂、尖涩、惊慌的嗓音，高叫：“救命啦！强盗杀人啦！”手拍着还嫌不响，竟回手掣剑，将剑柄倒提起，当当的一阵狂敲。

这却把摩云鹏惊呆、急坏了。这自然是呼救，可也等于

喊贼。荒村雨夜，女人狂喊，听起来果然惊人。但只是雨声潇潇，风声瑟瑟，夹杂着这呼救之声，人未必惊得动，狗却惊得狂吠起来。就在这庄院门内，鸣的一声，扑出来几条狗，竟隔着门缝，在里面乱窜乱嚎。

摩云鹏情知非策，拦阻不及，也只得将错就错，急忙用眼去寻。另择得一处大庄院，提起刀柄，用劲猛砸，厉声呼救。却只在一家门前连喊数声，急敲数下，便霍地蹿开，另换一家门口，再敲再叫。他以为如此，可将全村惊动了。又想着乡下人最怕火警，放起一把火来，可将村民全吓起来；可是雨夜中，又无法发火。

摩云鹏敲门乞救，连移了四家门口。程玉英娘子竟像失了神似的，还在原来地方死敲不动。魏豪无奈，忙又蹿回来，喊了一声：“嫂嫂！”叫她不要尽在一处拍叫，还是一面呼救，一面寻藏身之所。程玉英省悟过来，心想，这一家墙高峻宇必是大户，反催魏豪跳进墙去求救。她却不曾想，夜雨犬噪，女子惨叫，就是把村民惊醒，岂敢贸然开门？就跳到院内，人家也要疑鬼疑贼。况且山东多盗，村户家家多有防盗的警备，门关严扃，墙筑望台。

不料这时节，路南第五大门，已有大胆的居民惊动起来，在暗中潜登更道，向外窥望。并已派出人，悄越邻墙，到乡团报警去了。

当下，摩云鹏只催程氏嫂嫂疾走勿停，不要耽搁，速觅妥处。两人刚刚走出两、三箭地，到一小巷口，正要投进去，忽见对面黑影中，似有人影一闪。摩云鹏急忙缩步。程玉英惊道：“糟！”悔之不迭，两个人翻身往后退。这如何来得及？只听“吱”的一声唢呐，巷内蹿出四条人影。前三条人影如

猛虎似地直扑过来，后面两条人影却从斜刺里奔绕过去，似欲堵退路，又似出去勾兵。但这一回被贼追入村中，程玉英出声呼救，倒也收效；贼人竟有所顾忌，挥兵刃围上来，一声不响，只微微吹哨。

摩云鹏、程玉英一夜奔逃，到此实已力尽。摩云鹏毕竟是英挺，双眸怒张，回身迎敌，急催程氏快跑。贼人低喝道：“哪里跑！”倏然围攻，已到身边。

摩云鹏顿足痛恨，把手中剑掂得一掂，料想逃不脱，竟要横剑自刎。但这又如何甘心？况也来不及了！贼人分三路进搏，头一个贼人把刀锋一展，劈面砍来。摩云鹏不知不觉，一挫身闪避；右手剑一翻，又不知不觉，照贼人削去。三寸气在，依然与贼人拼斗起来。

摩云鹏一把剑力敌三寇。三寇是一把剑，一柄刀，一只鞭，把魏豪走马灯似地裹在街心。贼人冷笑热骂，魏豪苦斗死战。背上的铃哥较才背时，显得越发沉重，越发运转不灵，跳闪不迭。三贼连笑挥刀，说道：“姓魏的，认输吧！看你蹦到哪里去！”

魏豪不住手地且战且走，如风旋磨转，连斗了二十几个照面。小孩子在背上，格外地险恶吃力。喘息越粗，苦战越吃力，不自觉地叫道：“嫂嫂还不快走！”也没有想到催她往哪里走。但程玉英娘子这时候，竟已逃进一个小巷。

又斗了数合，一个闪躲不及，摩云鹏右肩头上，被对面贼人扫了一剑。摩云鹏负痛一跃，右边贼人趁隙递过来一刀。魏豪奋力招架，又拔身一闪，忽然背上的铃哥也失声惨号了一声，跟着叫起娘来。魏豪情知命尽今日，心神一乱，倏然间又被贼人的鞭扫着了一下，踉踉跄跄险些栽倒。

三个贼人三叉形把摩云鹏魏豪围住。摩云鹏困兽犹斗，虽然力尽，累年苦学来的本领识见，不因临险而忘却，反因濒危而拼命，把生平功夫都施展出来。忽然夜战八方式，把敌人一冲。敌人略闪，摩云鹏抓个机会，蹿到那大庄院墙隅角前面。两墙相对，交成人字形，摩云鹏托地跃过去，贴墙倚背，负隅障身，保住了后三路。

贼人还以为他要跑，忽地追过来。哪知魏豪双目一瞪，厉声喝道：“狗贼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”把亡故师兄林廷扬的那把剑，上下挥霍，使得呼呼风动，敌住了前左右三面敌人的兵刃。

这时候，摩云鹏生望全无，自分必死；但有一分力，就争一口气。又苦斗十数合，志在拼命，可是已经力不从心。忽然听程玉英娘子远远狂喊了一声。略一分神，险些被敌人切断手指。百忙中，黑影里，偷向两边一望，恍然见程氏嫂嫂喊着狂奔过来。却在她身后紧紧缀着十多条人影。这程氏嫂嫂怎么不往小巷里藏，反倒往这里跑，岂不是送死？

摩云鹏咬牙切齿，发恨道：“想不到今日全完……”终夜奔命，逃生无路，喊救无灵，终不免于同归于尽！最不甘心的是落在仇人手里，死还受辱！摩云鹏登时一颓懈，胸中沸腾腾的热血撞上来，眼冒金星，耳轮轰鸣，似闻得一片锣声。跟着一声狂喊，又似身边响了一片焦雷，也不知来了多少贼，黑影乱蹿，竟都攻到了自己面前。

摩云鹏已然失神了，昏忙中挥剑乱砍，忽上忽下，遮前挡后，这才是人于望断力绝时，发出来的拚命狂力。原打算的主意，见危授命，横剑自刎，决不落到贼人之手。此时已然虑不到，而且也来不及。就只顾得一把剑照前面、左面、